



九个解易的人 一部失传的书

——淮南学派的易学传承

杨道文

刘安在寿春的王府里来过很多人。儒生、方士、懂天文历法的、会炼丹的，还有写辞赋的。高诱在《淮南子》的序里点过名，苏飞、李尚、左吴、田由、雷被、毛被、伍被、晋昌八个人，加上“诸儒大山、小山之徒”，是其中骨干。这八个人常被后人合称“八公”，八公山就是打这儿来的。但还有一批人，史书上没留下名字。刘安专门请了九个通《易》的学者到寿春，请他们一起解《周易》。这九个人合称“九师”，他们做出来的学问，叫淮南九师易学，汉代研究易学的头一拨，就从这儿开张。

而他们写的那部书，今天已经读不到了。

一、九个没有留下名字的人

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之前，易学还没有官方的统一说法。朝廷太学没成规模，学《易》主要靠两条路，民间的私学和诸侯王的府邸。淮南九师易学，就是在这样一段空隙里长出来的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易类里，著录了一部《淮南道训》二篇，东汉文史大家班固自己加了一条注：“淮南王安聘明《易》者九人，号九师说。”就这么一句话，把九个人的存在钉在了正史里，至于他们是谁，一个字也没留。

西汉宗室大臣、经学家、文学家刘向在校书的时候也见过这部书。他在《别录》里写的是另一个数字：“所校讎中易传《淮南九师道训》，除复重，定著十三篇。淮南王聘善易者九人，从之采获，故书中署曰《淮南九师书》。”《汉书》记二篇，刘向记十三篇，两个数字对不上，大概一为定本、一为原本，也可能是分卷方式不同。今天想核也核不清，书早就没了。

这部书的分量，当时人都知道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唐书·艺文志》都不再著录，说明它在隋唐之前就已经散佚。此后只有零星的痕迹，南朝萧统编著的《文选》，唐代李善等人为他作注，注里引过两处九师解“飞遁”的话；唐代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在需、蛊、遁、损几卦下引“师说”，清代诗人朱彝尊怀疑那就是九师本，但清代文献学家马国翰考证下来觉得不确，因为《释文》在别的经上也称“师说”，未必是淮南九师。清人因此只能从《淮南子》里把引《易》的话一条条辑出来，聊存《道训》的遗意。

这九个人是谁，成了汉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空白。

有意思的是，九师的精神反倒留下来了。今天能从《淮南子》里看到，这部书明引《周易》经文十二条，暗引化用、以易立论的地方遍布全书。《原道训》《天文训》《时则训》这些篇章里，象数的思路、宇宙的观念，处处可寻。书没了，学问还在，它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住。

还有一处差异值得一记。《淮南子·要略》说“伏羲为之六十四变，周室增以六爻”，跟《周易·系辞下》“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于是始作八卦”、西汉哲学大家扬雄所著《法言》“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”的说法并不一样。据此推测，淮南王研《易》所用的版本，可能是汉初流传的另一种更古的本子，跟后来儒家系统的《周易》不完全是同一回事。这一点如果坐实，九师易学的意义还要再往前推。

二、他们解易，跟别人不太一样

淮南九师易学的特别，得放回当时的易学谱系里才能看出来。

先秦以来的易学，多依附于儒家，讲的是君臣、父子、人伦那一套。九师不是这个路子。他们背靠淮南学派的黄老根基，把《周易》的阴阳变化之道，跟道家的自然无为、天道循环接上，以易解道，以道释易。在他们看来，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，对应的是天地万物的运行、四时的更替、人事的兴衰。易道即天道，这是他们的基本判断。易学讲到这一步，就不只是一本人伦教科书了，它成了一套宇宙论。

更要紧的是方法上的转向。九师不满足于空谈义

理，他们钻的是卦象、爻数、阴阳升降、卦变互体这些具体的技术。用数理推演，用象义结合，把天文历法、自然规律、阴阳五行都拉进易学的解释里。这种以象数解易、以实证释道的办法，打破了先秦易学偏重思辨的传统。

后来的荀爽、虞翻这些汉代易学大家，象数体系都建在这套框架上。学界公认汉代象数易学的发轫，就在淮南九师这里。

还有一层，是学问的落点。九师易学不待在书斋里。他们讲阴阳平衡、损益变化、居安思危，讲的既是天道，也是治乱兴衰、为政之道、处世之法。经典学术跟社会治理、自然认知、人生修养揉在一处，这跟淮南学派“牢笼天地、博极古今、经世致用”的路子，是一脉相承的。

三、留下一部失传的书

淮南九师易学在学术史上的位置，说起来有点特别，它的书没了，影响却在。

它给汉代易学开的头，是象数一路。九师之前，解《易》主要讲义理；九师之后，象数成了汉代易学的主流方法，卦变、互体、阴阳升降、数理推演这些手段，被后世易学家接过去，用了好几百年。汉代易学从义理向象数的这次转向，发端就在这里。

它留下的治学态度，是兼容。汉代后期经学门户森严、派系对立，一家之说常常容不下另一家的解释。淮南九师易学不是这样，道、儒、阴阳揉在一处，不固守一家，也不偏执一说。这种融通的路子，在经学史上并不多见。

它埋下的文脉，扎在江淮。从刘安请九师研易著书，到房风开创谷梁学、侯霸代师传道，这套经学传承，根一直扎在淮河流域。寿春、九江、凤阳这些地方，在汉代是经学传播的重镇。江淮一带崇文重教的传统，源头要从这里算。

还有《淮南子》里留下的易学思想。天道、人事、自然，治国揉在一处，构成一个完整的天人体系。阴阳平衡、顺势而为、居安思危、变易革新，这些话今天读起来，仍然立得住。

四、后来人怎么看

隋朝著名教育家、思想家、学者文中子王通在《中说》里有一句评价，说得很不客气：“九师兴而《易》道微，三传作而《春秋》散。”意思是，九师这一路讲《易》，讲得太偏了，“颇涉元宗，或有道其所道而无资于圣经者”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解得太玄、扯得太远，于圣人的本意没什么补益。

明代的何乔新顺着王通的话说：“既然九师之易，王通以为《易》道因之而微，则无资于圣经可知。”

这个批评听上去刺耳，但值得摆在这儿。它至少说明一件事，淮南九师易学在当时是有分量的，没分量的话，不值得王通特意点一句。而它究竟是把《易》讲偏了，还是开了一条新路，两千年来说法不一。清人从《淮南子》里一条条辑出它的遗文，也正说明后人舍不得把它丢掉。

书失传了，争论还在。这大概也是这门学问的一种活法。

淮南学派的经学传承，可以看成一串接力。淮南九师易学这件事，说到底是一桩无名者的功业。

刘安请来九个通《易》的人，编出一部《淮南道训》，那是这桩功业的开头。书散佚了，思路却留在《淮南子》里，留在汉代易学此后几百年的转向里。九个人没留下姓名，刘安本人也因谋反案身死国除，可他们做出来的学问没有跟着一起消失。学问的传承就是这样，书会散，人会走，风气 and 思路留得住。这是淮南学派留给后人的东西，也是《淮南子》之外，这个名字值得被记住的另一半理由，除了那部百科全书式的奇书，寿春还曾经安放着一张解易的书案。